



EXILED IN
TIME



独木舟
作品

D U M U
ZHOU
WORKS

/ 打动 300000 读者的行走读本
/ 当当网 2013 年年度畅销榜 前十

青春不容辜负 / 人生唯有真实 / 当你从看这本书的第一个字开始
便已经与我那一段真实的人生悄然相接

——独木舟

新增独木舟自序 荞麦友情作序

热销典藏版 / 全新修订 / 赠品 / 文字 /

我亦
飘零
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亦飘零久 / 独木舟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

社, 2014. 8

ISBN 978-7-5059-8733-3

I. ①我… II. ①独…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8633号

我亦飘零久

作者: 独木舟

出版人: 朱庆

终审人: 李金玉

复审人: 姚莲瑞

责任编辑: 苏晶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周昕

责任印制: 周欣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话: 010-65389148(咨询) 65067803(发行) 65389150(邮购)

传真: 010-65933115(总编室), 010-65033859(发行部)

网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suj@clapnet.cn

印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31千字

印张: 10.5

版次: 2014年9月第1版

版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9-8733-3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序 言]
情深说话未曾讲

她一直在对面吸烟，话也不多。嘴唇涂得鲜红，长发遮住了半边脸。

写字的女孩子，好看的不多。我见过几种好看的，她这种尤其少，是真的美女。美女本来是不屑来做写作这么辛苦的事的。

声音有点中性，微带些口音，舌头有点卷。很可爱。

不笑的时候，看上去很成熟；但笑起来就像小孩子，仿佛才十几岁，憨憨的，又像小动物，兔子或者什么的。

《红楼梦》里她应该演史湘云，但心里到底还是林黛玉。

我是不怎么喜欢跟写字的女生交朋友的。但如果交上了，就是很好很好的朋友。说起来，我们竟然只见过两次。

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我们面对面坐着。另外两个人一直在讲话，她话不多，一直听着。

第二次她活泼了很多，满场跑，笑着。出门后似乎又沉默了。

她经常在朋友圈里面发大段大段的话，有时候像是一篇文章了。我每个都仔细看完：有时点个赞，有时什么也不说。

我给她寄自己写的新书，知道里面那个叫《悬案》的故事她一定会喜欢，但也没说。她拿到书，读了，跟我说：好喜欢那篇《悬案》，写的简直就是我。

我当然知道。

她的内心，有一部分大概就是一个更浓烈的、年轻时的我。

但我已经度过了，我看上去变得很平静。她则像是一个按钮，只要一看到她啊，我就想到那些年轻的时候，就会有一点表情：像是不小心被踩了一脚。

要是说心疼她呢，会显得我太慈祥了。

她比我更激烈，又更脆弱。

就像她书里写的那样，她是那种“受过了伤痛，余生都在流血的人”。

而我则是“如果预感到要受伤害，就连忙躲开的人”。

她不躲开。她一点小聪明都没有。

我简直觉得她辜负了自己的美。

美女不该是狡猾的吗？

我不觉得她是那种喜欢远方的人。

她喜欢远方多半是因为无法待在当下，想逃去什么地方。

所以这本游记，即使她去了那么多地方，你要是想从中看到“天地任遨游的我多么豪迈”，或者“走了几个地方忽然对人生顿悟”……这种东西是没有的。

有的还是一个女孩子，坐在对面，对着看不见的很多人，诉说她的孤独和过往，讲她遇到的小小的人和事。她就是过不去。

她一直在写那样一个女孩子：她那么真诚的不快乐，却还是总是笑嘻嘻的。

说起来，她又是个很好笑的人。

谁都知道，最好的喜剧演员，总有抑郁症。

笑话都是来自悲剧的（有人走着走着，摔了一跤），没有一件快乐的事情是真正好笑的（谁会看着中彩票的人，觉得他们很好笑呢？）。

她像深不见底的一片海水，还是深蓝色的。表面平静，底下却是潜流。

不要走太近。美，但是危险，因为太强烈，充满悲剧感。

怪不得她写过一本书叫《深海里的星星》。

她这种自我消耗式的写作，像是把自己的心挖出来，给别人看。

但最终啊，我们都得学会绕开这些。

我想，最终她也会变成一个面容平静的人，即使一夜失眠，早晨也照常爬起来吃早餐。

就因为这个，你们现在要加倍地珍惜她。

珍惜她还傻傻地捧着一颗心，给你们看。

葛婉仪，要快乐啊！

——荞麦

[前 言]

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2012年的冬天，我从北京飞回长沙为《我亦飘零久》做签售会。

飞机起飞之前北京下起了那年的第一场雪，距离传说中的世界末日还有五天的时间，签售会打出的口号是一“让我们在末日之前相聚”。

那是我的第一场签售会，很多读者从天南地北赶来长沙，他们提前在我的微博上留言说：“舟舟，我马上就要来见你了哦。”

我在屏幕的这头，看着那些充满热情的话语有点儿发抖，不是不期待，但心里更多的，是紧张。

我不想让你们失望。

定于下午两点开始的签售会，早上九点多已经有读者在书店门口排队，公司的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语气里有些神经兮兮：“舟舟，待会儿你到之前给我打电话，我从后门来接你，不然你进不来。”

签售开始之前，我的心一直悬着，悬在半空中，挨不到地。

直到你们一个个出现在我的面前，拿着这本书，带着比我更紧张的神情，有些很怯，有些很豪迈。你们说，我好喜欢你啊舟舟；你们说，能抱一下吗？

我这才放下心来。

几天之后，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但你们从远方赶来，排除万难赴这一面之约，尽管我没有机会一一表达谢意，也许那天我还表现得非常笨拙，但请相信，内心深处我真的非常感激。

写这本书的念头从2011年春天开始在我的脑海中成形，经历了我最独自前往西北，而后辗转北京，接着千里迢迢去到印度，直到2012年春节之前回到长

沙，才算是真正把内容给敲定。

是的，我用了一个很笨的法子来写这本书：我真的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去走这些路，去看这些风景，去亲身接触每一个在旅行中我能够接触到的人。我用现实的时间去对应文字中的时间，以拍摄纪录片般的耐心，等待着这本书慢慢地发生，完善，直到成型。

也许是不够聪明，但这其中包含了来自我灵魂深处的诚意。

当你从看这本书的第一个字开始，便已经与我那一段真实的人生悄然相接。

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我从未，以后或许也很难会再如此诚实地去面对和剖析自己的情感和内心世界。

2012年夏天完稿之后，它进入了正式的后期制作流程，那是一本书与作者本身关系不那么紧密的环节，可我在某天凌晨突然惊醒过来，有一种类似于后怕的感觉。

像大多数成年人一样，自我保护意识在那一刻开启了。我问自己，在书写的过程中，我是否诚实得过了度，我是否应该规避掉一些与我切身相关的事情？

然而就在十几分钟之后，我冷静下来，翻了个身。

我告诉自己，没有关系，这不是一本小说，它不是基于某些真实的事件上虚构或者加工出来的故事，它就是真实的青春和真实的人生。

如你所知，真实自有万钧重力。

而真实，不可避免的就是会有疮也有孔。

为了不辜负我二十四岁时的那份直抒胸臆的勇气，在精心修订的这个版本中，除了Sean为我校正的bug和笔误之外，我没有篡改和粉饰过任何事情，当初它落笔时是什么样子，如今，它依然是什么样子，并不会因为我个人的羞耻感而发生偏移。

曾经被我写进这本书里的每一个人，至今我闭上眼睛都能很清楚地想起他们的样子，他们同我说话时的语气，还有他们的笑容。

当年做这本书的编辑在审稿时问我，你有没有发现，你写得最好的都是那些关于“人”的部分？

我说很明显，在内心深处，我对“人”有怜悯。

在我的生命里他们来来去去，得志的、失意的、恋爱的、孤单的、贫困潦倒的、壮志未酬的，有些离开了，有些却永远地留了下来。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些聚散离合之中，我真的每一个，都记得。

2012年的春天，雨水特别充沛，我在空空荡荡的房间里一丝不苟地对照着旅行时的日记，没日没夜地整理和筛选与这本书相关的内容。

经常，我看着那些潦草的字迹突然就开始哭起来，那不是因为软弱，而是被一种温柔的力量所击溃。

我有多爱你们，只有我自己知道。

这两年的时间中，我的生活当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当年以文艺青年的姿态信誓旦旦说过这辈子绝对不沦为物质的奴隶，在一次次周而复始的搬迁之后，最终我也感觉到了疲惫和倦怠。

两年后我再见Jenny，她说，记得当年在阿格拉的时候，有个姐姐跟我们说：女孩子千万不要自己买房子，一旦买了之后就更难嫁人了。没想到我们一回来就一人买了一套房子。

我说，那你记得那时候我还说，等这趟苦旅结束之后，我要找个喜欢的人嫁了吗？

可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

经历过时间的大浪淘沙之后，留下来的那个模模糊糊的影子是谁，你真正爱着的那个人是谁。

你能够欺骗别人，却没法欺骗自己。

你或许会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中做出某些妥协，却绝不会丢失掉你的原则，违逆你的心。

2013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坐高铁去北京见Sean，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本书。

这是我原先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在经历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之后，我们仍然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聊天，这件事本身对我来说已经意义非凡。

在一个猝不及防的时刻，他拿出了这本书。

我很尴尬，这是必然的，这本书中有关他的那些内容我从未吝啬过深情，但那是因为我确信他不会看到。

尽管尴尬，我还是虚心地听从了他作为读者（作为读者，哈哈）的意见，他为我指出书中某些因为我本身知识储备的欠缺而出现的bug以及粗心而导致的笔误。为此，我由衷地感谢他。

也许他并不知道，这一切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

并不是所有不圆满的爱情故事到最后都会有柳暗花明的转折，而当我又多活了一些岁月，我才明白，有些人跟人之间很难斩钉截铁地画下一个句号，这其中的情感太过深远，仿佛是生命中没有边际的草原。

有些人一生都没能遇见那个能让自己掷地有声地说出“不后悔”这三个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但我遇到过，从而了解了爱是怎样一回事。坦白讲，我很满足。

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我没有再更新过我的Facebook，也很少去查收Gmail里的邮件，我知道可能会因此错失一些国外朋友的邮件，我甚至没有时间去学英语，但我总是安慰自己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太忙了。

其实我不知道自己整天在忙些什么，经常是在这座城市待几天，马上就飞到另一座城市，相识越来越多，知己却越来越少，际遇带给了我很多惊喜，却没有改变我的孤独。

我非常想念Matt，那个听不太懂我说什么，但只要看着我的眼睛就能明白我的心情的澳洲男生。

有些饮过酒的深夜，回忆起从前那些快乐的事情，不是没有哭过的。

在菲律宾的时候我打开Facebook，看到Matt他们给我的留言，已经是一年前的了，他们说：Jojo, Happy Birthday.

我去Matt的页面给他留言，我说：“嘿，你长大了，现在是大男生了。”

他马上回复我说：“Jojo，我要去中国旅行了，你会见我吗？”

我说：“当然，只要你来，无论你去哪座城市，我都去见你。”

但事实上呢？

事实上我有点儿害怕，为什么呢？我想大概是因为我没有变得更好，正相反，我比那时候要沧桑了很多，想到他会看到这样一个Jojo，我有点儿羞愧。

我知道这是不必要的，但我仍然羞愧。

阳历新年过后第二天，我收到Matt到达HK的消息，经过了十分钟的深呼吸之后，我建了一个QQ群，把阿星和Jenny拖了进来。我说同学们，Matt从南半球来了，我们怎么办？

两年后的今天，我们都不再是当初躺在小鸟旅馆阁楼上享受悠长假期的文艺女青年。

Jenny回了武汉，继续从事有关进出口贸易的工作；阿星也结束了她作为汉语老师的职业生涯，成了深圳一个朝九晚五的小白领；而我，正在长沙写《一粒红尘》。

我们都不清闲，我们都很焦虑，与此同时，我知道我们都很想念彼此。

我知道很难想象，这么近的距离，两年的时间中我们竟然真的没有再见过面，说给Matt听，恐怕他也难以相信。

经过半个小时的协商，Jenny说：“那就见面吧，我和Jojo去深圳。”

阿星说：“我感觉一下子年轻了十岁。”

我说：“TMD，好想哭啊。”

当天晚上Jenny下班之后，直接从武汉坐高铁来长沙与我会合，我在去高铁站接她的路上发微信说：我现在好丑好难看，你待会儿见到我可能会认不出来。

她回我说：当年我们从印度回来，在白云机场分开的时候，你先登机回长沙，那时候你也很丑很难看，但你站在人群里我还是能够一眼就看到你。

陪我一同去接她的妹妹站在我身边，不明白为什么我会突然眼泛泪光。

那天晚上在我家里，我们一直聊到了凌晨三点，我们实在有太多的话要说，可是时间却那么少。

没人知道我有多么庆幸当年毅然决然说走就走的决定，没人知道那段旅程在我的青春中占据了多么重要的分量。

次日清早，我们便起床一起乘坐高铁去深圳与阿星和Matt碰面，三个小时的车程仿佛比过去的两年还要漫长，我的包里带着前一天下午赶去买的旧版的《我亦飘零久》，那是我要送给Matt的礼物。

Jenny翻到扉页上我用中文写的那句话，问我说：“他应该看不懂吧？”

我说：“没有关系，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

就像……如果你长时间地凝视着某个人的背影，那个人也一定会转过头来凝视着你。

他们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几乎站立不稳，用了多大的力气才忍住没有掉眼泪啊，这一生中哪怕只有过这么一瞬间，我也会觉得命运没有亏待我。

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我能看到岁月是如何从我身上碾压过去却看不到他们身上的痕迹，尽管他们的发型变了，着装变了，但他们还是那么友善，那么温暖。那一刻我真的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时间和空间改变不了的东西。

一路跌跌撞撞我丢失了那么多，可我不用回头也知道你们没被我错过。

世界面目全非，唯有你们纹丝不动，为着这个，要我拿生命去换我都觉得值得。

Matt看着我笑，说的第一句话是：Jo, how are you?

记忆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两年前的曼谷火车站，他上车之后，我紧紧地抓着阿星的手说：“我要哭了，我要哭了，我真的要哭了。”

你看，我没有骗你，我真的是一点儿进步都没有，无论分别还是重逢，我总是这么没出息。

就不能以一个成年人该有的样子去面对这些吗？

是的，我不能。

Matt的生活没有发生太多变化，他依然在距离墨尔本很近的一个小镇上当老师，教一些阿富汗的小孩英语和历史，我看得出他因此而很快乐。他说：“我真的很喜欢我的工作，因为可以帮助别人。”然后他问我：“Jojo，你喜欢你的工作吗，你快乐吗？”

我看着他亮晶晶的眼睛，这个有着赤子之心的男生让我哑口无言，只想掩面哭泣。

我快乐吗？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了。

我们相聚的时间非常短暂，只有一天。

那一天之后，在罗湖口岸，Jenny特意走开，留下时间给我和Matt单独话别。

眼泪凝聚在我的眼眶里，他笑着对我说：“在清迈的时候，我们都说你很漂亮，你知道吗？”

我笑着摇摇头：“真的吗，谢谢你们。”

我看着他的眼睛说：“但是，你看，现在我老了很多。”

他轻轻地拥抱我，对我说：“你依然年轻，依然漂亮，而且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人像你一样。”

我说：“我会想念你的，Matt。”

他回答我说：“我会想念你比你想念我更多。”

在花了这么多时间之后，我真的相信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走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我的确老了一点儿，但我依旧还算年轻，这句话看起来很矛盾，恰恰是因为我理解了时间的残酷，同时也理解了它的伟大。

在我送给Matt的那本书的扉页，我用中文写了这样一句话：因为你在我心里，所以，天涯若比邻。

因为你们在我的心里，而我在这本书里，所以即使相隔万里，我们也仍然

是在一起的。

生而为人，却无往不在各种桎梏之中，如果你暂时没有办法摆脱那些束缚，有幸让我替你走得远那么一点儿，再远那么一点儿。你若能从我的眼睛里窥见这大千世界的一小块儿，那么，这些字落在纸上，才有价值。

我的脑海中总是有一幅画面。

那是我二十五岁生日的那天清早，我拖着箱子，手里抱着一袭白色的婚纱在长沙的航站楼里拼命地跑，广播里在念我的名字，前往西宁的航班即将起飞。

我像疯了似的，跑到喉头涌起血腥味，可是那种感觉是那么好、那么美妙。

那天下午，青海湖边下起了暴雨，我在雨中的公路边来来回回地奔跑，阿乔为我拍下了这些照片。毋庸置疑，这是我能呈现给你们的，最真实的独木舟。

亲爱的你，谢谢你曾读过这本书。

谢谢你愿意再读这本书。

—独木舟

目录

序言 情深说话未曾讲

前言 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过程 我们对面坐着，犹如梦中

终途 谁在世界的尽头哭泣

过程

我们对 面 坐 着 ， 犹 如 梦 中

一月 你还没有出现

二月 你睡在隔壁

三月 下起了大雨

四月里 遍地蔷薇

五月 我们对面坐着

犹如梦中

就这样六月到了

六月里 青草盛开 处处芬芳

七月 悲喜交加 麦浪翻滚连同草地 直到天涯

八月 就是八月

八月 我守口如瓶

八月里 我是瓶中的水 你是青天的云

九月和十月 是两只眼睛 装满了大海

你在海上 我在海下

十一月尚未到来

透过它的窗口

我望见了十二月

十二月 大雪弥漫

林白 《过程》



Jan.

[一月 你还没有出现]

鼓浪屿



{我沉默，想起了深深海洋}

那年秋天的某天早上，天刚刚亮，马路上只有环卫工人在打扫卫生，睡眠惺忪的我，拖着那个伴随着我去了不少地方的红色复古行李箱坐上了民航大巴。

在去往机场的路上，我感觉到心中郁积的哀愁伴随着窗外的雾气在轻轻地蒸发。

就像陈奕迅的歌词中唱的那样：乘早机，忍着哈欠。

此次出行的目的地是厦门，鼓浪屿。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

这是我年少时喜欢过的歌词，在还没有从网络下载歌曲这件事的时候，我们都习惯了攒零用钱去买磁带，睡不着的晚上躲在被子里听随身听，再大一点儿之后便是用CD机，书架上整整齐齐摆着的一排CD在呼啸而过的时光里一点点蒙尘。

再后来，MP3的体积越来越小，选择越来越多，大家都习惯了从网上下载音乐，走在路上看到每个人的耳朵里都塞着耳机，流行歌手们一年发好几张唱片，可是音乐所带来的感动，却越来越少，越来越淡。

可我还记得，年少时的自己凝望着下雨的窗外，暗自发誓一定要亲眼去看大海。

我想要的海洋，是幽深的蓝色，干净，壮阔，从容，宛如高原上的天空倒转过来。

我想要看到的，是这个孤独星球的眼泪。

不久之前，我刚刚结束了为期两个月的长途旅行，从云贵高原上了西藏，穿越无人区阿里抵达了新疆，在乌鲁木齐微淡的晨光里，告别了S先生。^①

有多久没说起过这个人了，我在四季更迭之中沉默如哑，尽量避讳这个魔咒。

他的光芒有多耀眼，我总觉得任何的遣词用句都不足够，反而越是用心用力，越是落了俗套。

“我是不得不留下，你是不得不离开”——所以呢？

所以我们是不得不分开。

风尘仆仆地从云南到西藏再到新疆，八千里路云和月，最后所有的深情和隐忍都只能出现在小说里，以程落薰的口吻缓缓叙述。

S先生，你的名字叫往事。